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OF CITY

# 城之国语

——兰亭坊记

//王受之 著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语言，它以环境为基础，以历史做沉淀，以人文为核心，以时间来过滤，以传统为纽带，口耳相传，生生不息。//一城一语，一语一境，一境一声，一声一韵，百转千回，分隔得越远，听得越真切。而今，有多少城市的语言在湮灭，多少文明化作飞烟。//时不我待，重振城之国语，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清越之声穿越千年，余音袅袅，世代相传。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OF CITY

城之国语

——兰亭坊记

//王受之 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之国语:兰亭坊记/王受之著.—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18-1939-4  
I.城…II.王…III.古城—保护—研究—西安市  
IV.TU.984.2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9209号

策 划:三度文化传媒  
设 计:王绍强 谷 雨  
制 作:三度设计公司  
发行热线:020-84344460 13710695300  
网 址:www.sandu360.com  
E-mail:sandu84344460@163.com

书 号 城之国语——兰亭坊记  
chengzhiguoyu—lantingfangji  
作 者 王受之  
出 版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赵立明  
编 务 黄 滢  
摄 影 阎大宝  
壹代策略(西安)广告有限公司  
图片提供 全景图片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84270525  
网 址 www.hljms.com  
印 刷 陕西天之缘真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正度16开 1/16  
印 张 9  
字 数 80千字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 城市的语言



粉墙黛瓦的素雅早已根植在中国人的审美情结之中。



西安古老的城墙静默无语，竖守着对城市文脉的围护与延续。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语言，城之所以为城，就是它不仅仅是一堆建筑、一群人住的地方，而是这些建筑群体的布局、构建、形式都有自己的章法和道理，住在里面的人也有自己的住法和方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风雨沧桑的记忆，和能够激起这种记忆的一些遗存的街道、建筑、品牌，也就是说一个城有自己的语言。走在巴黎，绝对不会以为走在伦敦，在纽约你绝对不会误认为是在洛杉矶，北京和天津不同，重庆和成都不同，历来如此。这种不同是文化，是历史，是历代城市和建筑沉淀、是这个城市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记忆的结晶。中国的城市有自己的语言，就因为它们是中国的，不是外国的。可惜的是，现在好多城市自己的语言已经在消逝，中国的城市自己固有的语言消失了，外国建筑和城市的语言也不纯粹，有中国人学讲的外国语，有外国人讲的自己的话，还有外国人在模仿中国话，城之语没有了，变成了南腔北调、中西杂存的喧闹。看看北京，现在的城市之语是混杂的英文、法文、荷兰文、瑞士德文、南腔北调的国内各地方言，惟独缺少的是北京自己的城市之语。中国城市语言之混杂，全国之内，绝大多数城市如此，古怪的就是唯独咱们的国语没有地位。北京城没有北京城之语，那个城市也就不北京了。城毁了，再多的钱也再造不回来了；千百年历史沉淀出来的城之语没了，谁还能再创造出那么一个语言来呢？这些年来，也有一些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开发公司希望我帮他们写书，有些人说我一个学者写房地产的书干嘛？商业而已嘛！的确，给开发商写书肯定有商业目的，不是要说那开发有意识吗？不是要帮助项目树立形象吗？但是各位看看，我从给万科、金地、建业、龙湖，给苏州、西安、重庆、广州这些地方写的有关开发设计的书，里面没有一个项目是需要拆城而建的，全部是在生地上开拓的新社区，况且还努力使得那个崭新的社区具有一定传统的气息，如果做房地产商业的人都这样做，我们的城之语就可以保护住了。我现在写这本关于西安开发的书，其实心里的确有点五味杂陈，因为西安也在拆，不过没有北京拆得那么牛，那么快而已，之所以答应写，就是感觉在北京的城市之语在迅速消逝殆尽的时候，西安还有那么一点点点城之语，恍若游丝，但是没有断，一息尚存，那城还有生命，有那口城之语在呢喃，西安作为城市之为城的要素就还在。

中国人做城先砌墙，做好了城墙，里面再慢慢地建。这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他们是先找个交通、用水比较方便的地方，搭屋子住下，之后有外人来抢劫攻打，就在四周加上城池，是倒过来的。在我们中国，城之为城，就是有城墙。一座城，有了城墙，城市就有了一个城的界限，就像座中国的城。西安保留了城墙，一如苏州、南京、潮州这些城市一样，就有个城的样子，北京的城墙拆了，现在去北京，不知道哪里是开始，哪里是尽头，城市没有边际，黑压压一大片，就像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过两年，把廊坊包进去，再过两年，天津也成了它的远郊了。

小时候喜欢看国内特有的那种开本很小的连环画，又叫“小人书”，一分钱租一本，坐在胡同口的小书摊上看，《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看见古时候的人打仗，都是围着个城墙在呐喊，之后搭起云梯攻城，因此，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连环画给我形成的城市概念：城池，城墙是围合圈，里面的城是个“池”，中国的城市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城墙围绕着一个密集的居民区。回想我住过的城市，也多半是有城墙的，城墙外面虽然那时也有了居民，但是在城市居民心目中，墙内是城里，墙外就是城外了。童年住在广州，就有西门口、大东门这些称谓，自然知道这是原来广州城的城门所在。北面的观音山，后面有四分炮台，鸦片战争的时候，不是三元里的老百姓在那里打退了英国兵吗？朝南没有城墙，但是有珠江，以水为牢，固若金汤的一个城；去南京，也是这样一个虎踞龙盘的胜地，那么高大的城墙，虽然后来也没能挡住日军进入屠城，但还是一个完整的城啊！后来去了武汉，那里不但也有大东门、小东门之称谓，武昌城基本也是方方正正的一个城，西是武泰闸，东是积玉桥，火车站那边就是旧城墙了，小时候有时跑到武昌车站对面，当时的炮兵学校旁边，到武昌起义时攻打衙门的那个清朝的城门看看，有门洞，有城头的城楼，基本知道武昌原来就是围在这么一道不是那么高大的城墙里面的。所谓“城”就是墙内的范围，这个概念在我从小就是根深蒂固的。

1954年，跟随父母第一次去北京，看到了当时的北京城，那城墙不但巍峨高大，并且城门也是一重重的，东直门、西直门、阜成门、建国门、朝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外墙城门巍峨，而到了紫禁城，还有好多的内城的门，那时候才知道皇城和地方城市有多么不同，北京的城市布局，简直就是《考工记》的标准典范，胡同把居民区分成街坊，方正划一，左宗右社，前朝后市，九经九纬，一丝不差。北京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燕赵，我们看到这个应该起码是元代的基本布局，明代的建构，清代的完善。后来不断去北京，印象日益深刻，知道北京城的脉络，也知道这个城的特点了。城墙虽然不断被拆，但是主要部分一直屹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此有城内城外的差别，城是有范围和界限的。不像现在，城墙没有了，城没有界限了，想做多大就做多大。

后来去西安、苏州、潮州这些城市，也看见有城墙，有古城区，特别西安，隋唐建造的世界第一大城市，分108个坊，如果翻译成英语，应该是block，就说街坊，在规划上比外国的街坊早了上千年。年龄、阅历和学识的增长，一步步加深了我对中国古城的热爱，而近十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跑了好多的地方，使我不断地接触到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城市。一方面受大举破坏旧城的刺激，一方面也看到的确实有不少的城市开始在有计划地保护自己的历史，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在这样“摊大饼”的造城方法，是要出大问题的、将来会付出极大代价的。

说到古城，我的确见识过一些很古的城的遗迹，第一次应该是在1983年的春天，当时我应邀到甘肃讲设计，先是在省政府内给官员讲现代设计，后来敦煌县请我去讲旅游开发设计，是和甘肃广告公司的经理张振中以及他的助手一起去的。张振中人非常好，对设计也有比较深的认识。当时，我们被安排住在敦煌研究所的宿舍里，那个时候没有空调，为了消暑，他们在招待所床下给我放了好多硕大的哈密瓜。白天去洞子里看壁画，傍晚到戈壁里走走，一轮新月在三危山那边冉冉升起，真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一座座四合院就像一个个细胞，构筑起古老京城的身躯。



上海街道印象——中法合璧的“石库门”。



白糖、灰瓦、小桥、流水、人家，苏州的民居也呢喃着吴歌软语。

## 建筑文脉的催毁与抢救

的气势。那次讲课的目的是努力说服他们不要听信一个外面的投资商的说法，把月牙泉那里开发成游乐场，而是要尽力保有敦煌的一切原有面貌，才是最好的发展。那时候敦煌的交通非常不方便，去那么远的地方旅游的人很少，敦煌和周边根本没有什么游客，县里安排了部吉普车可以往戈壁沙漠里面随便开。我想看看早期屯垦时期的古城废墟，因此几个人开车进到戈壁里很深的地方，那里偶然还可以看到大概是汉代屯兵戍边建造的城镇遗址。那些废墟基本也是用干打垒的土砖围起一个城墙，干打垒与芦苇夹杂，很结实，历经两千多年，还有一些尚未完全坍塌。在城墙里面再建兵营、住宅、衙门，那些虽然已经是两千年的废墟了，建筑的轮廓基本都看不清楚了，只见到柱础房基而已，但是城和城墙的关系依然很清晰。原来我们古代的祖宗做城，虽然离开中原那么远，但是依然忠实地依照《考工记》里面的规范来做，一点不马虎，更加没有因为政绩而乱改规划要求。那次出行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得非常快，其中有些开发商希望从文化传承、城市保护和改造的角度请我写点东西。一方面对于他们开发的楼盘是一个销售的促进，另外就是希望通过开发提高自身的品牌价值，走文化、历史传承的路。其中更有一些开发商本身就有历史的责任感，一方面开发，一方面希望保护，最好是把开发和保护结合起来做。可能很少人知道开发商中还有这样的不仅仅是唯利是图的好人。但是从我的经历中，的确见过不少，并且也居然能够说服其中几个，改变了几个开发区的规划或者设计，保护了传统、也开拓了未来。他们请我参加的活动，虽然是商业味道很浓的活动，但是一旦商业能够对传统文化、对城市保护起到一定的积极和正面的作用，这类商业活动，倒真是比打着现代化旗帜破坏文化的政绩活动更加具有保护文化的积极意义。因此，大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都尽量参与，尽力帮助的。与其让一个摧毁文化的官僚、一个建造恶俗建筑的开发商来糟蹋我们的城市，倒不如让有责任感的、有见地的规划官员和开发商合作，通过开发来保护我们力所能及的部分，使我们的历史城市少受到一些不应该有的内伤。

最近这些年来，我参与了一些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受委托撰写有关古城保护和新城开发关系的书和文章。这方面的工作，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从社会目的上说，是希望影响开发商的思路，在最大限度上保护传统和发展传统。从我个人目的来说，则是利用项目的研究和撰写文章，来学习一个城市的历史。因此，越是文化沉淀深的城市，我就越喜欢写，写以前往往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研究，看各种资料、书籍，到城市去反复参观，访问各方面的知情人，查找旧地图和照片，设法给老城市勾画出它在不同时期的原有形象来，再看这个传统的城市如何能够在新开发的城市里面找到持续存在的空间和方式。

我去年给上海的中房集团建筑设计院写了一本关于苏州的平江路民宅区明清两代古建筑保护的书，对苏州下了大的工夫去研究，特别是民居部分；又给万科集团写了关于天津的五大道建筑和解放后的工业建筑综合保护的一本书。前面一本苏州的书因为客户方面的原因，现在尚未出版，而万科那本关于天津的书——《历史中建构未来》则于去年出版了，因受到读者的欢迎，已经再版了。今年接触到西安这个“兰亭坊”项目，就在隋唐大庄严寺旁边，一个具有古代本地名称、位于古代大寺旁边的项目，自然给我一个好好研究长安古城规划和建设的契机，这些工作的对象都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城市。出于对保护古城的责任感和迫切感，今年看见北京进一步



在广州，青石板铺就的小巷，凉凉没的，被不时飘落的过云雨冲刷得透亮。



老湖南国风情的“清楼”，成了广州的城市“名片”。

## 受邀天地源，结缘109坊

撰写一本关于西安城和开发的书，缘起于一个正在规划设计的开发项目，这个项目位于古西安原来隋唐一百零八坊最西南处，项目的开发公司，是在西安乃至西北都相当有名的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天地源公司，它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企业集团500强——西安高科（集团）公司。产品主要是住宅，他们在西安、苏州、深圳、天津都有项目，其中在西安好几个开发项目，有一些已经完工、出售了，我去参观了几个，质量上乘，品相出众，不错的住宅，还有几个正在规划，准备开发，其中一个在唐代的俗名叫做“木塔寺”的大庄严寺的遗址公园旁边。我在2006年冬天第一次去那里，简单在会议室介绍了这个项目和周边文物的情况之后，他们一行十来个人陪我去现场看看。自然，那个隋唐时期堪称全世界最大的木塔寺早已不存在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曾经屹立过世界最大的木塔建筑，因此遗址依然保护得很好，政府不允许在这个寺庙的遗址上建筑任何东西，现在那里是一片很大的空地，作为苗圃，保护面积相当巨大，从东走到西，我看不多有三公里的空地苗圃，这种保护的气势，在北京是绝对看不到的。走在那里，想象当年这个皇家寺庙的香火鼎盛的壮观景象，想想西安政府在保护文物遗址上的决心，还是很令人悸动的。后来，天地源公司请我写书谈谈这个项目，因为有文物、有历史，有政府坚决的保护思路，这个开发项目也就具有如何保护和体现文化的意义和责任。正是因为如此，我承诺写这本书，谈谈城市的文化，谈谈开发的思路。



繁复连绵的古老砖花，显示着这孔窑洞的来历不凡。

拆毁旧城而变得愈加强烈，总希望利用一切机会，通过一切渠道——包括利用其他的城市的实例呐喊一声：保护我们的古城吧！最近在北京，听说连雍和宫都要让地铁公司拆了，从东城到和平里，那一条线是北京四合院文化的精华之精华啊！开平安大道，北京的官员已经是拆出国际恶骂了，现在又借助“奥运会”的交通顺畅的名义来拆最古老的一块，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啊！到了西安，却发现这里虽然也有部分被拆，但是城市主要还是在一张旗鼓地宣传要保护隋唐以来的古城，并且重建了部分古城内的建筑，保护了原来隋唐城市规划的脉络和布局。如果说，北京那种混拆旧城、乱建新城令人深感压抑、郁闷不已，西安的旧城区保护、新城区开发则给人一种“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舒展，感觉好多了。

从历史上看，隋唐两代的长安是个非常大的城市，事实上，当年建城的时候，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当时的实际需求，城市过大，因此当时市内的空地也相当庞大。这个俗称为“木塔寺”的巨大寺院就是这样的一个唐代的“政绩工程”，寺院叫做“大庄严寺”，从西入口进去，走到木塔，长度接近三公里，庞大惊人，这么大的面积上，即便在隋唐盛期，也不可能全部覆盖建筑，当时的寺庙其实四周是相当空旷的树林和空地，天地源公司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在北入口的东面，原本就是空地，没有对遗址产生干扰的问题；又因为那里基本是空地苗圃，也就没有搬迁的问题，如果能够摆好文物区的位置、确定好新开发的住宅建筑的形式和高度，这里应该是很容易开发的一个项目。住户能够享受旁边文物区的神韵，而在这个千年前的西安108坊中最西南面的位置重新焕发居住的生气，将是一种双赢的好事。虽然这个项目的开发不太困难，但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心，开发商还是请我去讨论如何在新开发中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庄严寺有比较恰当的处理，我对这样珍惜文化的态度是非常欣赏的。



洋气十足，却井不吐吐逼人，天津自有  
一种天气。

为了这个项目和这本书，我在2007年元月份、5月份先后去了两次西安，都是很密集会议，反复到现场勘查，希望能够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思路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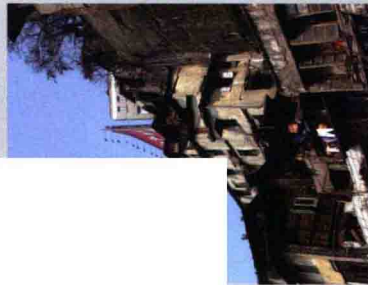
我第一次到西安见天地源公司的负责人的时候，他们给我一份开发基本思路的报告，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中等住宅区的思路，我提出希望能够在接近遗址的位置上布置景观，保留西入口到大庄严寺的中轴线，所有朝大庄严寺的建筑都具有某些中国形式的建筑处理，并且采用从低到高的方式，一方面消化容积率，一方面尽量对遗址造成较小的冲击，给未来修复这个木塔寺留下余地，他们都表示同意，在5月份的交流中，我们对这个问题更加趋向一致，开始进入设计阶段了。而我也在回到美国之后开始撰写这本书，谈文化、谈历史、谈保护，也谈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天地源公司的负责人在我第二次去西安勘探现场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光盘，里面是他们在西安能够找到的有关长安开发、建设、规划，关于宇文恺，关于大庄严寺的全部资料，有文字、文章、图片，分门别类，回到洛杉矶自己的书房里打开看看，很有点感动，这样有责任心的开发商在中国实在是太少啊！

## 九朽一罢，谨慎落笔

在古城中开发，如何处理好保护遗产和开发的关系，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筑师、规划人员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这个议题来写一本书也不容易，我是一个写文章很快的人，写书也写专栏文章，写得顺手的时候，一天可以写上一万字。但是我其实对写作还是非常谨慎，非常认真的。对于自己的每本书、每篇文章，是要负责任的，是小心翼翼的。因为自己是学历史出身，在研究院里受过很严格的训练，培养出自己写什么东西都好，还是把持“九朽一罢”的态度，是怕随意乱写，贻误后人，落笔轻重，还是战战兢兢的。为了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体系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我在接受了这本书的任务之后，开始不断地看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天地源公司给我的那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注意和其他建筑家、学者的交流，特别是那些对古建筑保护有经验的学者专家，他们给我很多新的思维，新的资讯，写了这本书，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提高。当然，对于西安文化和历史，我有一种敬畏感，因为实在太博大宏深了，在写到历史沿革的时候，我尽量采用各方面专家的参考资料，也还是有点胆战心惊的，怕犯常识性的错误，贻笑大方。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城市化实在发展得太快了，粗制滥造的开发太多，好好的环境几年之内就破坏得面目全非，环境污染、交通阻塞，工业化时代的问题居然全部在现在重复出现，并且居然还给一些人引以自豪的资本，当作现代化的成就吹嘘，国内专家的话无人关心。因此，我有点觉得是不是自己落后于时代、不懂现代化了。所以，很关注外国建筑家和理论家对我们城市发展看法，希望从他们的观点中看看人家怎么看。我最近曾经多次专门访问过一些在西方很著名的建筑大师，好像埃里克·欧文·莫斯（Eric Owen Moss）、佛列德里克·费舍尔（Fredrick Fisher）这些在国外建筑界很有影响的建筑大师，和他们谈到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他们几乎一无例外地建议中国应该控制城市规模，注重传统城区的保护。在我见过的国外建筑家中，好像持有荷兰建筑家伦·库哈斯、法国的保罗·安德鲁这类提倡推翻传统，重新解构的人，则极为少见。事实上，这类城市建筑问题上的极端分子



贴着石壁生长的家园——重庆。

以墙—合—座城

在整个西方也属于凤毛麟角型。建筑家中间一般有几类，一类自然是商业性的，没有多少个人的主张，专长设计商业风格风格的建筑，这一类人在建筑史上基本上不入流；第二类是比较有个人见解和特点的，其中又分两类，一类是既关心自己的建筑，也关心建筑对于周边环境、建筑对整个城市影响的建筑师，他们是主流，还有一类是把自己看得比城市更加重要，他们其实是躲在建筑师这个名称下面的艺术家，他们不把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看，而把建筑作为他们个人的雕塑作品看。这个雕塑对城市的文脉会造成什么冲击，甚至破坏，他们是不关心的。但是后者的建筑比较稀奇古怪，很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即便在西方国家，这类建筑师的作品往往是少数的、被视为艺术类的，没有主流影响力的，并且是以公共建筑为主的。我奇怪的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杰出的建筑家，我们国人怎么找来找去，就找到后一类中的几个最极端者，让他们把最需要保护的北京给整了。

我在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更加开始有意识地和一些国际著名的建筑大师请教和讨论这个传承保护以及发展的问题。2007年4月，我在杭州的一个属于郡原公司的叫做“九树”项目开发现场，和负责建筑设计的英国建筑家戴维·齐平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有一个对话，主持人是清华大学《世界建筑》的总编王路先生。齐平菲尔德是国际建筑中举足轻重的大师之一，作品很多，随便找本建筑史或者新的建筑杂志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我们在“九树”一个面对杭州竹林的宽敞公寓的客厅里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次的对话的记录，在《世界建筑》和《室内建筑师》两本杂志上发表了。主持单位为了不破坏对话的气氛，不设翻译，因此对话基本是我们三个人用英语进行的。我讲话快，王路和齐平菲尔德先生比较慢，好在我是提问为主，因此齐平菲尔德先生回答得有条有理，深思熟虑，发人深省。

我不想在這裡重復整個談話的內容，僅僅選擇和我們這裡的議題有關的部分說明這位大師對我們城市發展的看法。

在对话中，我们谈到中国现代的城市发展情况，我觉得很需要问问这位被视为今日英国设计大师的顶级人物对于我们的这样的城市改造和发展的看法，其中也涉及到城市的保护和城市的限度问题。这段对话是这样的：

我在会谈中间他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看法，特别提到了西方都市化、郊区化、新都市化三个阶段。我问他如何认识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是不是应该借鉴英国人提出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概念，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类型。

他回答得也很干脆：

“我认为目前的中国不是在建设花园城市。你们城市没有花园，你们都在拆毁。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当



城里一重天，城外一重天，城门围起来更多的是一份对传统的追忆。



一池静水映莲花，古今交汇，今人似乎走进了时空隧道。

大家在中国旅行时都可以看到，城市和乡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到处都在大量地开发。我想这可能是房地产自由开发的产物。因为，获得农业用地并把它转变成建设用地更容易也更便宜。然后在城市购买建设用地用于开发。我们称之为棕色用地和灰色用地。在城市叫棕色用地，乡村叫灰色用地。在欧洲，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棕色用地再开发并使城市集中度增加，在中国，好像你们有用不完的农用地用来开发，来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时，城市的概念开始迷失了。因为城市不再是一个具有明确定义的东西了。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在中国，城市的象征是一道墙。是吗？”

我很肯定地答复：是的。不过现在在中国城市摊大饼式的开发，不但没有城墙，连城市的边缘限制都没有了，他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近年来，看见一些规划得非常规整的古代城市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口号中被相继拆除，实在很心疼。最新消息透露，据说北京最近要把最后的东城的四合院集中区，从东城到雍和宫全部拆除，最终消灭城市的古老痕迹，原因仅仅是因为地铁五号线要经过这个难以成为理由的理由。说老实话，经过这么多年看见他们肆无忌惮地拆，我已经有点麻木了，因为老北京基本已经给他们全部摧毁了。因此，开始注意其他还没有被破坏拆毁殆尽的城市。因而在西安、苏州、扬州、宁波这些城市，还看见一些希望。那些应该保留的保留，没有办法重建的部分起码留出原来的城市结构和轮廓来，新建筑的则设法加入一些民族的元素。好像我也担任顾问的河南建业集团在开封目前正在规划一个水系区域，我就是努力提倡这种做法，不是复古，而是还开封一个历史感觉。因此，当西安的天地源公司找我参与他们的“兰亭坊”的策划和概念梳理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地来了。虽然是新开发项目，但是有保存的目的，也有保存的对象，并不是北京那种全部拆光光、推倒重建的做法。因此，这个项目如果做得好，它对城市的历史文化的保护和未来建筑发展的探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汉字中，“城”就是“城市”，又是“城墙”的意思，和英语显然不同，所以，戴维·齐平菲尔德才会提出那个问题。以城墙代表城市是中国的传统，西方的“城”原来叫做urban，来自拉丁文中的urbs，指的是城市内的生活，是生活形态的意思，与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城市是city，和公民citizenship，公民的civil，市政civic，文明civilized，文化civilization相关，讲的主要是组织行为下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构。这点可以参看李允铎先生的《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一书中有关城市规划的章节，我认为那本书是写中国传统建筑写得最好的一本，虽然建筑理论界好像说作者不是原装学建筑的而有些微词。我对于理论界这种陈腐的门户之见从来不在乎，书好说明功夫深、思路清晰、阐述准确、语言流畅，门户何关紧要？你看不顺眼，你自己写本看看！

## 城市形成的三大因素

说到“城”字中西方的差异，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在字面上的差异造成东西方对于城市认识的本质区别。城市形成的三大主要因素分别是：政治和社会原因形成的城市、交通原因形成的城市、地理形态形成的城市。在中国，比较多的城市是第一种类型的，是政府规划、政府决定、按照政府的要求建立的。虽然中国也有一些自发形成的城镇，但是总量比较少，和西方国家大量城镇出于自发形成大相径庭。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经特别谈到中国城市建筑的特点：“欧洲的城市是从内部发展起来的，中心在于内部的广场、市场、教堂、街市，市政厅和基尔特”，“中国的城市不需要增长，事实上他们的收缩常常因为他们的发展；遗留下来的城墙的外壳要重新加以修理，或者因为已经转换过一个朝代。中国的‘城’字就是城墙的意思，（中国的城）它们的中心点是鼓楼、衙门”。

城市规划这门学科大概是在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城市规划和建造在中国古代往往是和政治、军事思想联系起来的，比较早期关于中国城市建造的典籍是《考工记》，其中“匠人”这篇有官方建筑城市的很具体的理想模式，因为这套思想形成得早，并且逐渐成为官方造城的标准，所以自从公元前10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形式其实很接近，变成了一种“礼制”型的東西。《公羊传》中记载：“子注：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这个规定，与其说是建筑规划上要求所至，不如说是一种等级制度形成的礼治了。这个规定，如果遇到山水的情况，遇到地形复杂的情况，执行起来就难了。出现了《管子》里面提到的“因天吋，就地利；故城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情况，就是因地制宜的调整原来的规划要求，我在重庆看见面江还有一段残留的城墙，那肯定不是当年方正工整的布局城池的片段，而是因重庆山势而兴建，作为防御用的。

自己布局的城市多是自发形成的，而规整布局的城市大多数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世界上的情况都很相似，中国很早就形成中央政府 and 中央集权的制度，那以后的城市大多数都是政府指令兴建、政府统一规划的，而欧洲长期的混乱、割据，中国早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政令统一、规划也就统一，而欧洲长期是分裂的小公国凑成的。德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前还是几十个小公国，意大利到19世纪末才统一为一个国家，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城市多规整，欧洲城市多自然，甚至有些随意的感觉。

中西方城市形态上有很大的差别。加上城墙对城的决定性影响，导致中国城市是从外到里兴建的，而欧洲城市是自然形成，后来再修整完善，因此欧洲城市大部分是从内到外兴建的，好像巴黎，先从塞纳河中的一个“城市岛”开始的，何谈城墙啊！因为中国的政府一般是先兴建城墙，划定了城市的范围、建造了防御工事，再在内部建筑城市的内容；西方是先有居民、群落，再逐渐形成管理中心，建造防御城墙，有些城市索性用河流山势的险峻来作为防御，并无城墙，中外的区别在这里显得很突出。



昔日城市的高规格建制依稀可见。

# Contents

|    |      |                            |         |
|----|------|----------------------------|---------|
| 前言 | 城之语  | — Foreword Story of A City |         |
| 01 | 泱泱古都 | — A Great Ancient Capital  | 018 031 |
| 02 | 大兴长安 | — Rise of Chang'an         | 032 045 |
| 03 | 城之殇  | — Decline                  | 046 057 |

04 盛世复兴 — Revival of Prosperous City 058 071

05 大师宇文恺 — Yu Wenkai 072 083

06 庄严木塔 — Wood Tower in Royal Temple 084 091

07 和谐西安 — Harmonious Xi'an 092 105

08 文化氛围 — Significant Cultural Atmosphere 106 123

09 名仕崛起 — Booming of Celebrity 124 135

10 西安新生 — Xi'an's Renaissance 136 145

后记 慎惜城脉 — Treasure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OF CITY

城之国语

——兰亭坊记

//王受之 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城之国语: 兰亭坊记 / 王受之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18-1939-4  
I. 城… II. 王… III. 古城—保护—研究—西安市  
IV. TU.984.2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7 ) 第129209号

策 划: 三度文化传媒  
设 计: 王绍强 谷 雨  
制 作: 三度设计公司  
发行热线: 020-84344460 13710695300  
网 址: [www.sandu360.com](http://www.sandu360.com)  
E-mail: [sandu84344460@163.com](mailto:sandu84344460@163.com)

书 号 城之国语——兰亭坊记  
chengzhiguoyu——lantingfangji  
作 者 王受之  
出 版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赵立明  
编 务 黄 滢  
摄 影 阎大宝  
壹代策略 ( 西安 ) 广告有限公司  
图片提供 全景图片  
发行电话 ( 0451 ) 84270514 84270525  
网 址 [www.hljmss.com](http://www.hljmss.com)  
印 刷 陕西天之缘真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正度16开 1/16  
印 张 9  
字 数 80千字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